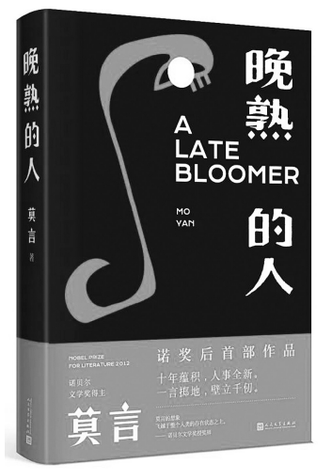
书事

那个“讲故事的人”回来了

莫言诺奖后首部作品《晚熟的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仁敏

7月31日，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返读者视野，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后，有人说莫言将陷入“诺奖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却有预见：“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十年蕴积，人事全新。《晚熟的人》中，莫言根植乡土，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用十二个故事讲述获诺奖后的里里外外。

时代变了，故事照讲

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这本蕴积了近十年的新作中，莫言改变了他一贯的讲故事的方式，既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他的眼光不再聚焦于“英雄好汉王八蛋”，而是转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过于真实，仿佛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莫言写下他们的故事，好似不经意地在一张白纸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坐标。看完这12个故事，所有的坐标都被一条无形的线连系起来，读者才恍然大悟，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

莫言所写的时代，其中就有我们所处的21世纪。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作品，莫言第一次引入了当下社会的“新人”。在《红唇绿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人物——网络“大咖”高参。高参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最擅长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她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让咬谁就咬谁，让捧谁就捧谁，将网络玩弄于股掌之中。高参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像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一去不复返。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时代变了，故事照讲，《晚熟的人》又带回了我们熟悉的那个“说书人”莫言。

真假“莫言”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莫言获奖后的经历真的像小说中写的那样，“火”了、忙了，不仅自己“火”、自己忙，还带着老家高密东北乡也跟着忙了起来。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书中的“我”就是莫言本人。于是莫言讲的故事中的人和事，看上去也有点像是真人真事。亦真亦假，打破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对于这一别出心裁的安排，莫言解释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小说中的“莫言”更像一个故事的寻访者和记录者，偶然路过人生百态，对争执不予置喙，对善恶不妄下定论，始终冷静，始终淡然。作者的价值观始终深藏在文字背后，这些故事也因为“莫言”的介入更接地气，更加精彩。

“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

相较于过去的创作，《晚熟的人》少了很多血气方刚剑拔弩张，更加沉静平实，幽默松弛，这与莫言自身的写作状态不无关系。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公众的关切和质询，莫言有自己惯常的表达，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了太久的莫言终于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回头再看，莫言还是那个莫言。正如他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晚熟的人》正是这样一部脱去“桂冠”、回到写作本身的作品。

悦读

《俗世奇人》：清末民初世俗画卷

■陈慈林

近日读到一本颇具可读性的奇书——冯骥才的长篇笔记小说《俗世奇人》。一口气读完全书6万多字，非但未感疲惫，反觉口颊留香、余味无穷，犹如观赏了一幅反映清末民初世俗的历史画卷。

掩卷细品，此书有4个鲜明特点：

其一是素材来源独特。40多年前，冯骥才在撰写长篇小说《神鞭》《三寸金莲》时，收集了大量清末民初时期杂居在天津卫水陆码头和活跃于市井巷陌的各类怪异人物故事，这些素材除用在《神鞭》和《三寸金莲》外，还剩下一些“边角”素材未被采用。冯骥才觉得，这些平常人闻所未闻的奇人妙事，倘若就此弃置，岂非可惜？于是他将这些“边角”素材重新整理，精心打磨，冠名《市井人物》陆续发表在报刊上，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后来他索性又续写了10多篇，改名《俗世奇人》。把一般人可能遗弃的“边角料”打造成精品，除了冯骥才，当世还有谁？

其二是艺术表现手法独特。本书采用天津方言及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入笔，颇具《聊斋》神韵：寥寥数百字，就活画出一个个活色生香、令读者难忘的角色，这些艺术形象个性鲜明，读来尤如听评书，令人拍案叫绝，欲罢不能。每个人物故事独立成篇、互不相关，却因故事情节蕴含津门各阶层烟火气，构成了天津本土的“集体记忆”，勾画出一幅晚清时代的众生百态。

其三是主人公们行迹独特。《俗世奇人》的主人公们各擅胜场，令人过目难忘：惯于拍马逢迎的天津道台贺某，训养一只“八哥”想讨好上司裕禄，却被狡黠的“八哥”捉弄得丢了前程；牙医华大夫“脸盲”健忘，头天见过的人第二天就会忘，但他对自己治疗过的牙齿却过目不忘，十几年前治过牙，只要一张嘴就认得出你来；大小姐杨某为求维新，剪去辫子理了“背头”，结果因男女难分，差一点背上“流氓”黑锅，闹出许多笑话……

其四是装帧、版式独特。此书装帧古色古香，内页仿线装，与内容浑然天成。全书图文并茂，所用近百幅插图，全由多才多艺的冯骥才自己手绘，其画风与丰子恺相近。

冯骥才在后记里说：“写完了这一组小说，便对此类文本的小说拱手告别”。如此说来，《俗世奇人》既是绝活又是绝唱，推荐有兴趣的朋友速去寻来一阅。

阅读让生活更美好

旧书如旧友，相逢总唏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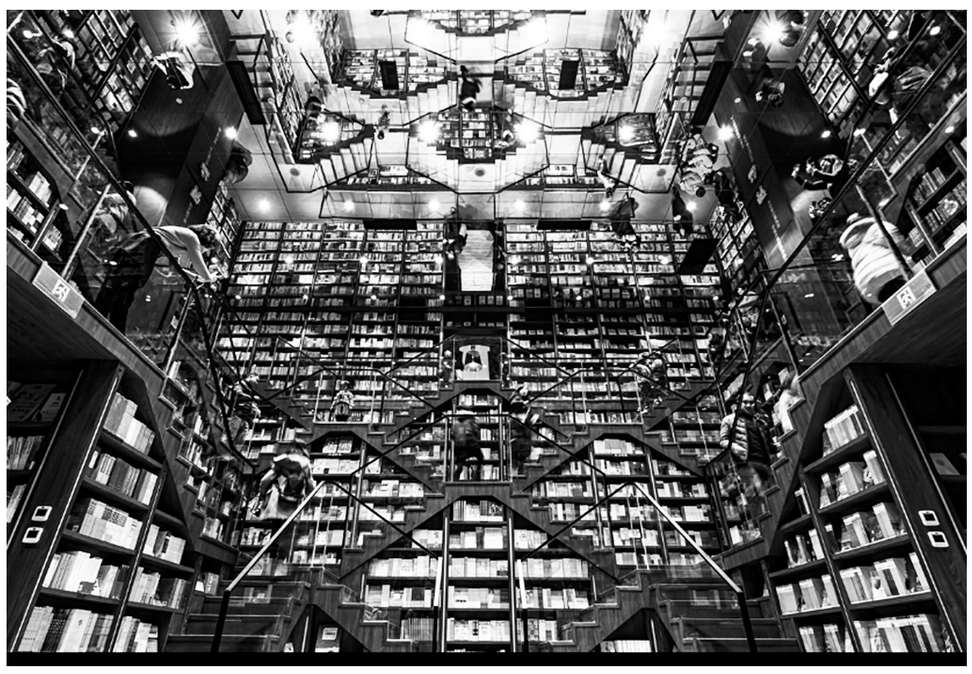
■刘胜

最近搬家，居然整出近2000本书来，无论新旧，居然好多尚未尽阅过，就如我那1200张碟片中尚未拆包装的那部分。感觉似乎自己不是一个阅读者，而是一个民间收藏家，先收藏了拥有它们时的感觉和快乐，待稍空了，才会静下心去欣赏其中的内容。

见之如见老友，轻抚书脊，感慨良多。前后算来买这些书的跨度有近25年，其中一部分也随我迁徙了多个城市，往返怕有几万里路了，见证了这些年我的人生轨迹，就如老友般，虽会暂忘，却永在心里，不经意便会浮上心头，一聚会便泛起万语千言，感觉历久弥真。

老爸说：你都搬过去累不累？拣一些扔掉吧。我居然凶凶地瞥了老人家几眼，像是受了极大的羞辱。感情上，似乎这些才是我多年来真正拥有的宝贝，别说是丢掉，损伤一点点都是心理上受不了的事情了。

本来老妈也是反对我买这些闲书的，主要是买了又来不及看。但我说：人总要有些爱好吧，不欲我志于此，欲我志于何者乎？遂此后再无多言，只温言软语劝导我：求质不求量。想想这些年来，从一古脑地只买文学类书籍，到买些经济管理类，到买些养生育儿类书籍。年纪在变，趣味在变，不变的只是购买的习惯和执着了。



书山有路

其中有个笔记本，记着我前几百张碟片的购买要素：序号、时间、地点、店铺、价格、正版/盗版/进口版等等，现在看来也算珍贵的记忆资料了。阅之，便依稀能忆起当初满天下淘碟的情形来，甚至其中一些讨价还价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旧书们无此记录，但见之亦能记起当初的林林总总，如浮尘，如碎片，在记忆的天空里飘洒、环绕，组成了朦胧的一些字眼，似乎便是“青春”、“激情”、“狂热”，抑或“追求”、“理想”之类的，像小桔灯，永远温暖着挣扎在红尘中的疲惫的心灵。

当初装修新房时，坚持将一个房间作了书房，且让两壁全作了大书架，共十格，每格三层暨两上大抽屉。现在看来是全用上了，架子放书，抽屉放碟片，几乎满满当当的，一点也不浪费。搬家时，别的都可以不管，先将我的两样宝贝安置到位。我满身尘土地站立在房中央，摩挲着黑黑的手，憨笑着，巨大的满足感荡漾全身，竟然未觉多少劳累。这么多年了，它们东躲躲西藏藏，也受够委屈了，总算有个尚且不错的安身之地，也算是熬出头了罢。

从书的版式、装潢乃至定价，也可以大概看得出岁月的变迁，只是正如歌手韩晓当年唱的《无奈》，换算到这上面，便也是“没钱的时候有闲心，有钱的时候没心情”，不管是尽心去淘书，还是静心去读书，一概如此。甚至，当年可以为了买书和碟压缩别的开支，现在却经常为了别的开支放弃一些当年不愿错过如今似乎可有可无的书和碟了。物以稀为贵，现在东西多了，便想着机会有的是，以后再补。其实，错过了那份购买的心情，或许真的是再也不会去购买而永远错过了。

至于花费其中的钱，倒是从来没有仔细去算过，因为毕竟都是零零散散出手的，像还按揭般，没有任何一次大动干戈、伤筋动骨，但却总惦记着，时不时的习惯性出手。而且，每回购买都有每回新的借口——没办法，既然装着是个文化人了，总得装得像点，沾些他们酸酸的小毛病吧！有时换个角度想想也便释然了：不去买这几本书，或许便会花在买什么零食或饮料上面。与其给五脏庙增加些负担，莫如给五官添上些愉悦，两全而其美，且有人证物证尚在，不亦乐乎哉！

年纪大了，喜欢忆旧，更喜欢絮絮叨叨，而旧书如旧友，相逢总唏嘘。面前的书和碟片若能言，不知该当如何评价了。

人到中年好读书

■吴燕飞

年少时，家境一般，生活在偏远农村，可读之书不多，却对读书情有独终，如饥似渴。每每找到一本书，总是挑灯夜读，囫囵吞枣。金庸的小说，充满着中国的骑士精神，大义大勇，侠骨豪情，让我体验到了别样的奇幻人生；我也憧憬着能拥有琼瑶笔下的爱情，温柔而细腻；敬佩《乱世佳人》中女主人公斯佳丽的勇敢，那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同样一直鼓励着我勇闯天下；当然当年也看了一些不值得一读的书，没有人告诉你哪些是可以值得一读的书。

工作后日子变好了，可读的书多了，却不能静心读书了。生活荤七素八，费心劳神。“忙！”成了不读书的托词。大学毕业后先忙着适应社会，学着为人师。后来忙着组建家庭，学着为人妻。再后来有了孩子，照顾孩子，学着为人母。那段生活，一地鸡毛，书柜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却感觉从来没有静下心来好好读过一本，虽然知道生活中不止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诗和远方，但仍然对荣誉、地位、金钱给予了太多的关注，以至于有时看着女儿如痴如醉看书时，我都有点嫉妒她。

不知不觉迈入中年，人闲了，脚步也缓了。生命流过青春湍急的峡谷，来到相对开阔之地，变得从容清澈，明白了世间事既复杂也简单，你自己简单，世界就简单。

下班回家，孩子在书房静静地学习。夜终于是自己的了。夏日，耳边蛙声聒噪又百无聊赖，干点啥吧。打开台灯，拿起了放在案头的书，积了厚厚一层灰，都多久没读书了？这是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冷不丁呵呵笑了两声，我早已不再是青年。书真的放了好久了。朱先生乃国之耆宿美学泰斗。在文中，他谈动谈静，谈情谈理，谈摆脱，谈人生，引领你与美不期而遇，与生活握手言和。虽然此书为青年所作，而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一路急急行走，看过太多的悲喜人生，此时读此书却更有一番感悟。借此书我可以回望来时的路，也能停一停想一想将来要走的路，读书其实就是在读自己。毕淑敏说：“岁月送给我苦难，也随赠我清醒与冷静。”年少的我读不懂这句话。想起当年自己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先被老师摆了一道，本应该获得的“实习优秀”没了，后来又被同学摆了一道，面试成绩虽优于她，工作却被她抢走。我当时放声大哭，觉得人生没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了。现在想来也真是可笑吧，真有种少年不知愁之味爱上层楼之感。朱先生特别讲到人生最有价值的是因为人生有悲剧。他说悲剧是人生的一种缺陷，人生要有悲剧才能算是人生。首先它不能被勾销，就算是勾销去了，人生反而索然寡趣了。而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所以今天我以中年人的身份来看过去的人生，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殃咎，我都能用一副冷眼看待，过去生活中悲剧的存在，的确让我能进行深度的思考，直面人生，也更让我珍惜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岁月静好。

年少时的我舍不得花钱买书，也难懂书中深意，青年时的我忙于生计忽略了读书，到了中年，正是到了读书的好时候。这是工作生活趋于稳定后的一种自我补偿。我不需要考虑读的书是否对我有用，读就好，重要的是书让人乐在其中，寻找到没有功利的精神家园。

书是读不尽的，只有那些经历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值得读一遍二遍以至于无数遍。在这些书中，你不但可以得到较真确的知识，也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人到中年，已经有了较强的思辨能力，能去伪求真，读到真正的好书。

闲愁最苦，古书有云：“少年经不得顺境，中年经不得闲境，老年经不得逆境。”人总要让自己有点事情做，精神才不会空虚乏味。想要得到半亩方塘，可以去书中领略趣味，就像是给自己找了一个聊得来的伴儿，每天唠一唠，慢慢地读，细细地品，感受经典作品的魅力。

合上书，我又禁不住微微一笑，为自己青春的无知，也为自己重新拾起了书。一书一卷，到了生命的某个时刻，如一蔬一饭，突然变为生活之必需。

公益中国·寒石书画艺术全国巡回展走进余杭

寒石画作：《花鸟》

■孙乐怡

7月24日至29日，由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和余杭区人民政府主办的“丹青绘宏图”——公益中国·寒石书画艺术全国巡回展（第15站·余杭）在余杭区文化馆展出。

寒石，师从已故国学大师、西泠印社社长饶宗颐先生。作品被赠送30多位外国元首和100多个机构，被誉为“国礼书画家”。

自2017年1月起启动的“公益中国·寒石书画艺术全国巡回展”，包括“展、捐、讲、助”四维一体，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据介绍，“公益中国·寒石书画艺术大讲堂”每走一地都会开办多场讲座，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带到最基层，传递给下一代，用文化的力量提升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一周一本电子书·浙江省职工书屋

间谍

（英）约瑟夫·康拉德著
王燕珍、项泽华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扫一扫识别在线阅读

这部长篇小说被认为是康拉德最好的小说之一，它预言了20世纪恐怖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英国军情五处这样的秘密机构的兴起。

《纽约时报》赞誉本书是“对恐怖主义最杰出的小说式研究”，是“911”之后被美国媒体引述最多的关于恐怖主义主题的小说之一。它还入选了美国现代文库“20世纪百佳英语小说榜单”以及美国侦探小说家协会有史以来“百佳侦探小说榜单”。此处不再做过多剧透，喜欢的读者不妨加入书架慢慢阅读。